

從北越看印支局勢

羅石圃

從七月以來，越南戰局已經迅速擴大升高，美越雙方都認為是不祥之兆。高共既已拒絕和談，北越侵寮部隊亦拒不撤退。此是否顯示河內將撕毀巴黎協定，再以兵力席捲三邦？要解答此一問題，須從北越本身作深入地探索。

一 北越兵員損傷慘重

上年八月，北越勞動黨政治局委員兼國會領導人長征對記者訪談時，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談話，他指出：「在北方：我們一方面得跟我們南方的同胞們共同奮鬥，嚴格履行巴黎協定；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展開迎頭趕上運動，盡我們最大的力量，來改善和發展我們的經濟，彌補戰爭的瘡痍，安定和逐步改進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繼續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技術的基礎，加強國防，團結全國的革命力量。對柬埔寨和寮國兩個鄰邦的人民，履行我們的國際義務，和對世界人民的爭取和平、國家獨立、社會進步的共同奮鬥，盡我們的一份力量……。」①

長征的這段談話，已坦白地說明了北越當前處境的困難，在於任務的艱鉅與繁雜。北越自從一九四六年發動抗法戰爭，至一九五四年日內瓦首次會議，才得到和平而建立政權，但正在休養生息的埋頭建設期間，至一九六一年寮戰又起。雖然這一場戰爭在第二年即由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在表面上宣告和平，但北越部隊既須一面在寮國挾寮共攻城略地；另一方面又須經由寮國高棉千里轉運，進入越南發動另一場戰爭。至美軍參戰，不僅在越南戰場的北越部隊遭到美軍新武器的大量殺傷，河內海防等重要城市及交通要地，所受到的美國海空軍轟炸，更造成了遍地瘡痍。

至一九七三年越南和議告成，這是北越自建立政權後，在不及廿年的期間，已有十二年在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範圍遍及印支三邦，其間有六年在與

美軍直接作戰，本土也遭到了美國海空軍的重大創傷。在越南戰場既須以北越軍為主力，而寮共、高共也是毫無戰力可言，無不是倚賴北越部隊東攻西突。所需的武器彈藥與其他戰略物資雖有俄毛支援，但對兵員方面，蘇俄既愛莫能助，毛共雖願意支助，但又為武元甲等所堅決謝絕。

就兵源而言：北越人口總數為二千一百九十萬，除一半女性及男子中的老弱各佔三分之一而外，丁男共約三百多萬人，其可能動員參戰的丁男最高額，不過一百五十萬。依照美方統計：自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一年期中，共軍傷亡數字為七十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四人——其傷亡乃指死亡和永久殘廢②。武元甲亦先已承認北越在越南戰場陣亡官兵總數已達五十萬人，顯示美方公佈的數字並未誇張。雖然在越南傷亡的共軍之中，包括有越共官兵，但北越在寮國高棉戰場及其本土遭受美軍轟炸傷亡的並不在內，所以斷不會少於美方的統計數字。

至一九七二年四月，北越雖仍能動員其十二個精銳師團南下作戰，但從廣治戰場的遺尸中，發現有十四五歲的小兵，可見北越的徵兵年齡，已降低到無可再降。再從河內先後所透露的人口結構情形，也顯示丁男缺乏的壓力與時俱增。一九六六年，女性比男性多出五十餘萬，至一九六七年，倍增為一百萬③。由一九七二年十月河內「越新社」所發佈的一篇宣傳「北越婦女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積極」稿，其中列舉她們從事政治、經濟——農工業、教育的人數逐年激增，甚至在全國民兵、游擊隊、國民部隊官兵中，婦女已佔百分之卅五，且有十七個民兵隊，乃由清一色的女性所組成④，這更顯示了丁男缺乏情況的日益嚴重。

單就兵源着眼，不難看出北越發動一九七二年的大攻勢，無異竭澤而漁，已用盡了席捲越南的最後實力，到本土遭遇美軍的大轟炸及封鎖報復，而在越南戰場又勞師無功，其所以訂結巴黎和議，實出於河內領導階層中反戰派抬頭，乃不能不借兩倒台，以便致力於本身的建設，又安能容許主戰派再度發動大戰？

二 由戰爭狂轉為經建熱

一場大規模而持續多年的侵略戰爭，北越人民在被迫的情勢下，不得不以全力支援前方，巴黎協議簽定後，人民須忙於重整其飽經戰火的家園，政府更須重訂建設計劃，使丁男們從戰場迅速回到生產戰線。長征所指出的：如何展開迎頭趕上運動？發展經濟，彌補戰爭瘡痍，以改進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這些工作，已經成爲河內政權不致竭力以赴而又難於達成的急務，否則面對着越南建設的進步，便很容易促使北越人民羣起推翻其政權。

北越在戰爭期間的勞動力多倚賴女性，工業方面：女性約佔百分之六十；農業方面：女性幾佔百分之七十。由於她們受到生育及家務的拖累，以致河內地區工業勞工，平均一個月祇是十九點七的工作天。其工作效率之低，與工農生產萎縮情況概可想見。所以每年進口總額高達十億美元，其中大部份爲軍火與食物；出口總額則不到一千八百萬美元^⑤。由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笥於一九六九年的報告中，指出其農業生產在一九五四年後的十年間，增加了百分之六十，此後發展，仍然穩定。這說明自一九六四年以後因越戰升高即並未增加。但一九六四年的稻米產量爲四百廿萬噸，平均每人所分配的糧食約廿磅，所以需要糧食大量進口，而每人每月的定購額亦只是卅磅食米^⑥。無怪乎北越廣大人民消極厭戰。

北越主和派的抬頭，便是基於大多數人民的厭戰，雖然和戰兩派各有其親俄親毛的不同國際背景，但在雙方互爭短長的情況下，另有標榜「國家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的第三勢力崛起，認爲北越和戰決策，並非站在俄毛的利害立場，乃是決定於北越本身的利益——亦即說明在廣大人民消極厭戰的情緒下，便不能不歸馬放牛以從事經建而充裕民生^⑦。據新聞週刊報導，最近一年多以來，北越上下，都在忙於重建家園，在口號上

，已將過去的「一切爲了南方」，「一切爲了前線」，改變爲「一切爲了生產」^⑧。

河內全力建設的第一目標，在使其經濟恢復到美國於一九六五年轟炸以前的狀況。根據西方估計：北越半數的重要工業已經恢復生產，鐵路公路一部份已經整修得勉可通車。重建工作成就最大的，是海防港不僅已恢復舊觀，且將設備完全更新，以機械操作裝卸貨物。由此一港口的十個碼頭仍無法容納長龍似的貨船，便不難推知其戰後重建工作的忙碌緊張^⑨。

今年四月初，北越政權曾進行大改組，其「國會」常務委員會亦宣佈了「部長理事會工作新分配與任命」，「勞動黨」同時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廿二屆全體會議」，決定了「經濟重建」爲當前最重要、最優先的政策之一^⑩。這都不難看出北越的戰爭狂，已經轉化爲經建熱。不過重建工作企求迎頭趕上，談何容易，一由於資金技術的欠缺，雖然俄毛及其他共產國家，每年可提供八億美元的經援；東德、古巴、保加利亞等均提供技術援助^⑪，但以美國國會拒絕了原有承諾的廿五億美元撥款，自難免捉襟見肘而事倍功半。再由於貪污無能，尤其在各農業公社，虛報偷漏視爲常事。如今春在一次全國國家貨品存庫總點查時，發現很多在報表上存貨滿倉的倉庫中，其實都是空無長物，以致造成黑市猖獗，這種精神上的腐蝕，便更形成了重建工作上的困難^⑫。

北越內閣在四月更換了副總理兼農委會主席黃英、勞工部長阮有沼、煤電部長阮有梅等，顯然是與各該單位下屬貪腐有關，自亦不會不牽涉到內部派系鬥爭的問題。如出身國防部副部長的黃英，於交卸後竟無下文，而國防部長武元甲又從上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底並未露面。雖在五一勞動節再度出現，但仍不能祛除對他失勢的懷疑。而這位堅主以武裝席捲三邦的國防部長失勢，既已顯示河內無意於當前掀起大規模戰爭，而西貢軍方從投誠共幹與戰俘口供及鹵獲的資料中，亦證實河內的新決策，是在換取喘息時間以從事本身建設爲當前要務。

三 如何彌補共區先天缺憾

至於北越何以在國內生產戰線上急切需要人力——尤其丁男參加經建的當

前，不僅將十二萬正規部隊留駐越南，及侵入寮國的部隊亦拒不撤退，且於巴黎協定後，再驅使大批人員包括武裝部隊南滲？這就是長征所稱的「……得跟南方同胞共同奮鬥，嚴格履行巴黎協定」的另一重大任務。由於巴黎協定所規定的越共控制區，北越視爲乃由其勞師糜餉經十年艱苦作戰所得來的成果。要利用這些基地將游擊戰配合政治戰以吞噬西貢政府，則不能不先使這些基地鞏固繁榮，然而這些任務，都非越共所能獨力達成，因爲越共所佔據的地區在根本上有太多的缺點。

依據巴黎協定就地停火各守原防，雖使共軍所得到的防區，如豹斑式的遍佈全國，但由於交通阻隔，無法連成一氣，一旦遭到政府軍的進攻，由於不能相互支援，便很容易被各個擊破。何況西貢擁有一百廿萬海陸空軍，又都是美式新裝備，再加上農民自衛武裝遍及每一農村，雖然西貢政府不會不遵守停火協議，但共黨方面基於其本身慣於以大喫小，自不能不力謀共軍的戰力能與西貢旗鼓相當。當然河內的企圖並不會止於防守既得地區，另須俟機擴展以使其防地連成一氣。

北越留駐越南十二萬正規部隊，連同與越共混合編組的武裝共約三至四十萬人尚嫌不足與西貢對壘，自巴黎協定簽署後，仍繼續派遣大量兵員及武器南滲，其目的亦即在此。加之越共所據的土地雖佔全越南總面積百分之卅，但其居民則僅有總人口的百分之五^⑬。北越南滲的人員，除武裝部隊而外，包括各行各業的平民及兩百萬新娘準備與共軍成家落戶^⑭，既是爲了充實南越共軍控制區的人口，而屢次向政府軍防區出擊，也都着重於綁架平民帶回共區，更顯示它處處都在謀求解決人力不足的難題。

自停火以來，越南北五省的共軍控制區，一直是大興土木，一方面興修水利，開闢梯田，建築農莊；另一方面修建機場、公路、醫院、學校及溪生賓館。除由非軍事區建有由北越貫通越南北五省的公路幹線而外，其支線以溪生爲中心，已可四通八達，並伸至寮境與已經擴建爲現代化公路的胡志明小徑，有三條公路相啣，可經由此一公路通高棉高共區，與祿寧及其他湄公河三角洲各據點相連。其東向支線，一以伸向順化、峴港；一以伸向廣義省沙宜漁村附近的深水港，以便打通海道並佔領順化故都作爲越共首府，再攻佔崑崙百里居以控制中部高原，將越南腰斬而建立第三越南^⑮。

長征之所謂「得跟南方同胞共同奮鬥」，乃包括使用兵力鞏固及擴充越

共防區，並使零星分佈的據地相互建有交通網，更能和北越聯成一氣。所以停火以來，共軍的攻擊，大都是圍繞着此一目標。至於長征接着指出的「嚴格遵守巴黎協定」，這不能認爲完全是外交詞令，而是暗示北越在南越所發動的攻擊，必須以不觸怒美國到恢復轟炸的程度爲止。至於他所稱的「迎頭趕上運動」，顯然是以趕上越南的建設爲首要目標。因此，北越在越南的軍事行動，祇要能够破壞西貢的建設，都是有利於河內的迎頭趕上運動，這又是共軍在越南各地不斷蠢動的附帶目標。

四 多目標的駐軍移民

當越南和議告成的當時，一般多認爲共黨在停火以後雖不會放棄武裝攻擊，但將以政治戰領導游擊戰，而「民族和諧委員會」，又將成爲它的主要政戰戰場，第三方面的委員，又勢必爲共方所利用，因爲反政府的越南黨政人士，很容易被它拉向同一立場。然而出乎意外地越共並沒有熱中於此一委員會的成立，這由於爲越共執行統戰而具有號召力的人，早已被西貢關入獄中，而「民族和諧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又在安排大選。所以當共方最初催促該會須早日成立時，阮文紹總統迅即提議在國際監督下舉行自由民主的大選，乃迫使共黨再也不敢有此倡言^⑯。因爲以它統治下僅有的百分之五居民，又安敢與西貢從事大選？

北越在越南駐軍移民，是多目標而含有內外兼顧意味的舉措。「越南南方人民解放陣線」，在河內雖然祇認爲不過是吞併越南的幌子，但越共份子的看法未必盡然。由於「越共臨時革命政府」已與卅二國建有邦交，在法國、瑞典、芬蘭、丹麥、挪威等都設有新聞局，也是不結盟國家集團部長級會議的正式會員。一旦羽毛豐滿，其所建立的第三越南，固然可與西貢分庭抗禮，對河內，又何嘗不可以強調獨立主權。何況毛共早已企圖越過河內而直接領導越共，雙方又已建立了海上的直接交通。蘇俄早在高棉搞第三勢力，又何嘗不企圖將此一勢力伸向越共陣營。

河內與南方陣營之間的齟齬，由蘇友在南越「中央局」的嚴厲批評而引起軒然大波即可概見。蘇友乃北越勞動黨中委兼書記及宣傳與訓練局長，當他南下視察南越的「中央局」，在高幹會議席上，對南方工作人員，給予

了嚴厲的批評指責，斷定贏得鬥爭勝利的，是西貢政府而非越共，抨擊越共領導階層沒有善用時機，以致處處失敗，聲言須將若干共幹撤回河內洗腦及查究責任。然而河內派在南方担負領導鬥爭總責的范興，對此一批評感到非常忿怒，由彼此舌劍唇槍遂使會議不歡而散^{①7}。

范興是南方人，在抗法戰爭時，便是越盟派在南方的高級幹部，自以為對南方情況瞭如指掌，無人可以比並，也因此被選為勞動黨中委及政治局委員，並兼北越政權副總理。所以蘇友的批評，無異是向他的權威挑戰，也暴露了河內領導階層派系的尖銳對立，尤其是南北兩方的分歧。很顯然，北越所強調的「解放」南方人民戰爭，而在十多年來的戰爭過程中，使南方人民所感受到的，是北越人所給予他們的祇有束縛。不僅所謂「解放」區的人民有此忿怒，而越共高階層以至下級幹部更處處都感到北越人的頤指氣使而對西貢同情。這由今年七月越共撤回其駐於西貢的五十名「和平隊」員，乃由於他們過於同情南越官員，即不難看出鄉土觀念，已經壓倒了共黨強調的階級意識。

因此，我們認為北越在南越的駐軍移民，亦與有迫使越共不敢對它離心脫輻，及推行「北方化」與「赤化」的作用。而其大力建設公路網，並不惜升高戰局以攻佔其新修公路所必經的要地，也一半是爲了便於達成控制越共及其防區的目標。

五 寮共有離心脫輻的可能

寮國和高棉，本是越戰的附屬戰場。雖然胡志明的復國計劃中，早就將法屬印支三邦視爲越南的領土，但在河內政權建立後，由於越南本部已一分爲二，故其統一的步驟，乃以吞併南越爲優先。惟以由北越南越進軍既不便公然跨越非軍事區以免引起國際干涉，遂不得不開闢胡志明小徑，由寮高邊境迂迴通達越南。加以寮共高共急於武裝奪權，在北平的煽動利誘無所不用其極的情況下，如果河內不挺身而出以支持它們發動戰爭，寮共高共都會倒向北平以接受其軍援武鬥。一旦奪得政權，不僅此兩鄰邦已非胡志明復國計劃中的越南領土，且將成爲毛共的勢力範圍，陷河內於北平的四面包圍之中。

寮國戰爭雖在越戰之前即已爆發，但其戰局始終祇限於永珍與蠻卜拉邦外圍，每當兩都危在旦夕時，挾寮共以進攻的北越部隊亦即懸岩勒馬，寮共也迅即在河內電台發出和談呼聲，且照例都是要求美軍停止對寮共區包括胡志明小徑的轟炸，以換取停火和談。這都不難窺知河內在未能吞併南越以前，對寮國的需求，祇限於假道並作爲它對高越作戰的後方；同一目標，在高棉作戰，也是爲了以高共控制區來支援越南戰場。

令河內感到苦惱的，是寮共高共對北越所強調的「兄弟般友誼」，在並肩作戰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加強，反而促使民族意識日益高漲，對北越的惡感更與日俱增。從一九七〇年，北越軍司令鎗決反對提高征糧額的寮共寮南軍區司令馮瑪始，寮越共之間的暗鬥便日益公開。此後爲忿於北越軍在寮國反客爲主而投向永珍的寮共武裝既日益增多，廣大的寮人，對北越部隊的印象亦日益惡劣。雖由河內派遣了大批政工人員進入寮共控制區，展開「越寮團結月」的各種文娛活動，但亦無補於寮人恨透北越部隊強征去他們的食糧，何況又有親毛的寮共從中挑撥。

寮國聯合政府重新組成，原非河內所樂意，祇以俄毛一致反對北越實現其在東南亞建立共黨陣營第三勢力的企圖，且因相互爭取美國的合作，所以迫使它不能不予同意，且因寮共領袖與河內發生嚴重分歧，據傳蘇法努馮曾向河內表明：寮共決不接受任何外國干涉^{①8}。這由黎黎於寮國和議簽訂後，迅即訪問桑怒，強調印支三國人民「兄弟般的團結」，及「印支不再分成兩個寮國、兩個柬埔寨、和三個越南，而是分成愛國者和同志的印支跟賣國賊的印支兩部份」^{①9}，這已暴露了北越囊括印支三邦的野心。

至於他矢言北越將與寮國聯合政府建立友好關係，並竭力協助寮國重建工作，其後計劃協助永珍建立一條通達海防的鐵路，及準備簽訂越寮民航協定^{②0}，更意味他所稱的協助，乃在藉此加強對寮共的控制權，俾與毛共所築的滇寮公路對壘。然而寮國聯合政府已一再公開要求北越撤軍，永珍且爆發了羣衆反北越示威。由馮瑪相信寮共加入聯合政府後，必將擺脫外國控制，及在寮共佔了一半席位的永珍內閣，竟然通過了拒絕河內的要求，不干涉泰國留駐美軍，及不承認越共政權。這都顯示寮共正如馮瑪所預期的，其同胞愛已超越了河內所強調的「印支兄弟」友情。

所以北越不撤出其侵駐寮國的部隊，不僅是爲了保護胡志明小徑及作爲

高越戰場的後方，更有控制寮共的作用。如有可能，促使寮共與皇家部隊再度兵戎相見——爆發不會引起美軍介入的戰爭，俾寮共因倚賴其部隊及物資支援而不得不再作進一步的靠攏，這又是河內在寮駐軍的另一企圖。

六 不能讓高共停止戰爭

高棉共軍的連年作戰，雖一直是倚靠北越部隊為主力，但北越在高共陣營的地位，比在寮國更加脆弱。因為高共陣營乃由三部份湊合而成：

(一)「民族解放統一陣線」——高棉解放軍(Khmer Rung Doh)，由反龍諾的叛軍及散兵游勇所組成。被認為是施亞努的嫡系，受毛共卵翼。

(二)赤柬軍或稱赤吉蔑(Khmer Rouge)，領袖喬森潘，乃前國會議員，成員多為接受法文教育之馬列主義者，原為反施亞努而逼上梁山，受俄法支持。

(三)「高棉越盟」或稱吉蔑隆多(Khmer Vietnam)，為抗法戰爭時代高棉越盟軍，於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進入北越接受培養而成，至一九七〇年始遣返高棉參戰，乃北越在高共陣營中之嫡系武裝^②。

由於高棉龍諾施亞努的罪狀是他讓北越假道而引狼入室，所以同時也掀起了驅逐北越及越共軍的怒潮。從高棉羣眾對越僑的忿怒仇視，即不難想見多年來高人在北越越共軍蹂躪下積恨之深，在民族怒潮激盪下所形成北越軍在高共陣營地位的尷尬。雖然它企圖透過一手卵翼的「高棉越盟」軍來控制高共各派，但這批離國將近廿年的高棉人對本國各方面既已格格不入，且被高共認為他們都是河內爪牙，以致在受到歧視的情況下也無法取得領導權，甚至有不少人因民族大義壓倒了階級意識，斷然投向金邊。

很顯然，高共是為武裝奪權，乃不得不靠攏北越，無論是來自毛俄的援助，既都須由河內轉手；而使用這些新武器，也祇有倚賴接受過北越長期訓練的「高棉越盟」軍人。如一旦擊潰了龍諾政府奪取到金邊，無論是施亞努或喬森潘當權，在高棉人的民族怒潮澎湃下，北越和越共軍都無立足餘地，縱使由和談組成聯合政府而不再從事戰爭，其情形亦復如此。

因此，北越對高棉，祇有促成高共繼續作戰，這才可以使它得以繼續利用高邊作為越戰的後方——尤其是供給軍糧，也可使其卵翼的「高棉越盟」，

由不斷的戰鬥而逐漸取得領導地位。但亦斷不能讓高共將政府軍主力擊潰而奪得金邊，以免影響它在高棉的盤據。金邊之所以每到危在旦夕時都能轉危為安，其原因在此。屢次和談之門已出現開啓的曙光時，但旋即被共方斷然關閉，其基本原因亦復如此。

七 結論

北越是否會撕毀巴黎協定再發動席捲越南的大規模戰爭？縱使河內由主戰派當權，甘冒華府出動海空軍轟炸其本土危機，但毛俄如果不點頭，不給予大量的軍事援助，祇憑它積存的軍事物資來支持大戰，顯然是難以為繼的。俄毛的態度，我們可見於兩項新聞報導。

上年十一月，北越黨政兩巨頭聯袂訪俄，在與克宮三巨頭舉行高層會談時，布里茲涅夫警告河內：「巴黎協定，必須完全、絕對履行……努力將自己的規則加諸他人，乃社會主義國家所不許。」^②可見蘇俄已明白而堅定地不許河內再發動對越南作席捲式的戰爭。再從北越代表團與毛共高層會談的聯合公報：北越方面指責美國與西貢不斷而有系統地破壞巴黎協定；毛共方面則祇贊許北越與越共對巴黎協定的確切履行，及堅決支持它們鞏固越南和平的立場，並未指責華府和西貢對協定的破壞^③，顯見北平也無意支援北越席捲越南的戰爭，以避免開罪華府再形成美俄對大陸的聯合圍堵。

因此，正當越南政府面臨共軍不斷升高戰局，在到處攻城略地的今年三月間，美國駐菲大使蘇利文(William Sullivan)曾公開斷言：北越在兩年之內無力發動對越南的大規模戰爭。由於它本身既不能製造武器，而毛俄之間都為了與美國的利害關係，一致拒絕將攻擊性的武器給予北越政權，何況其本身又因連年征戰而造成破碎衰弱不堪^④。蘇氏是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寮局會議的美國副代表，旋即出任駐寮大使，先後在印支工作十二年，在調回國務院主管東南亞事務期間，又是季辛吉巴黎祕談的主要助手，可見其判斷具有相當權威。

然而近數月來，北越及越共軍在南越所展開的一連串攻擊，所動員的兵力已達師團級，其目標究竟如何？很顯然，河內為了便於控制越共，將其興建通過非軍事區的公路，與已擴建為現代化公路的胡志明小徑兩大幹線，以其

支線伸入越共遍佈南北各地的防區，對所有分佈在這些公路計劃線上的政府軍據點，都須一一加以攻佔，這是它對越南由鯨吞改為蠶食的戰略目標。從美國尼克森面臨水門案的危機，及福特進主白宮未久，正好給予河內完成這一目標的大好時機，但到美國新政府態度強硬時，則又不得不將戰爭降低，展緩達成此一目標的時間，這便是長征所謂的「與南方同胞共同奮鬥，嚴格遵守巴黎協定」的真義。

將寮共與高共及越共控制區與北越聯成一氣，以寮國作為高棉越南戰場的後方，俾從戰鬥中加強河內對高共的領導權，且以蠶食方式逐步削除西貢在其計劃公路線上的據點，及破壞越南經濟建設，這便是黎筭所稱的印支三邦共黨將如兄弟般的團結，以對付印支「賣國集團」，及長征所強調的「迎頭趕上」運動根本要求。所以今後印支的局勢不會停息戰火，但也不致爆發大規模戰爭。

註① 「印支和平的展望」，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八、廿五，同一撰。
註②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二、七、廿六出版，及美國越南

當前越南的戰局與政情

張耀秋

一 北越共軍繼續向南滲透

解決越戰的巴黎協定簽訂迄今已逾十九個月，盟國的大軍早已撤退，但國際監督會及聯合國軍委會等協助實施停火，恢復和平的活動，都沒有產生預期的實效。北越軍由拒不撤出，轉而逐漸壯大，且肆無忌憚的破壞停火。一年來北越展開向南滲透的事實，舉要如次：

(一)自去年一月廿七日簽訂越戰停火協定之日起，共黨軍隊即繼續向越南政府四個軍區的境內滲入，建立了新的防空部隊，修築了十二個機場，其中大型的機場有兩個，中型的機場有五個，輕型的機場有五個。

(二)越南總理陳善謙於七月二十三日向國會報告：在過去一年半期間，共軍違反停火協定五萬二千五百次，北越在簽訂協定後，留在越南境內未北

當前越南的戰局與政情

專家 Douglas Pike 講稿。註③⑤ 日本英文時報，一九七〇、元、廿一。

註④ 美聯社東京電，一九七二、十、十八，引據河內「越新社」十七日廣播。註⑥ 「北越缺糧嚴重」，華僑日報，一九七二、三、十二。註⑦ 雷震遠 (Rev. Raymond D. J. De Jaeghe) 談南北越現勢，中國時報，一九七三、八、九。註⑧⑩⑫ 「北越重建家園忙」，華僑日報星期特刊，本年、八、十八，稚子撰。註⑨⑪⑬⑭ 「北越內閣無力大舉南侵」，中央日報，本年、七、十二，鄭禎西貢航訊。註⑮ 法新社華府電，一九七三、八、十七，依據五角大廈發表數字。註⑯ 中國時報，一九七三、六、廿六。註⑰ 「第三越南陰影」，本刊，十二卷、十一期，拙著。註⑱ 英文「曼谷郵報」，一九七三、九、十八。註⑲ 「南洋商報」，一九七二、十一、十一及十二兩日。註⑳ 香港「大公報」，本年、五、十七，及南洋商報，六、廿六。註㉑ 「中國時報」，本年、七、十一。註㉒ 美聯社莫斯科電，一九七三、七、十一。註㉓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三、六、十三。註㉔ 「合衆社」馬尼拉電，本年、三、廿六。

撤的軍隊達三十萬人；繼續南滲者估計有二十萬兵員，三萬專家，四萬年輕婦女，已滲入越南。

(三)北越軍運到南方約七百輛左右的新型的重型坦克，一千五百門左右的口徑比一九七二年戰爭中使用過的還大一些的大砲，以及其他平均每天由四十至一百輛各型軍車運來南部的補給品或物資，準備在越南全境再來一場大規模的進攻。

(四)越戰停火以來，北越已派三十萬名工人在南越北部各省，進行修建房屋、造路、開闢陰溝、修理橋樑以及築造軍事堡壘與砲兵陣地及火箭發射台等工作。

(五)自美國空軍停炸後，北越在越共控制區的北五省，集中全力修築公路網，以連結所有在北越控制下的越南領土。這條公路通過寮國東部，將作